

七日談

（北京篇）

# 年輪深處聽潮生

雲 德

一聲「過年好」的拜年，也不僅是問候，更是在重複一種確彼此關聯的莊嚴程式。這些高度形式化的習俗，恰如語言的語法結構，它們本身或許不直接傳遞具體信息，卻為所有關於親情、祝福、期盼的個體表達，提供了穩定而共通的框架。正是這代代相傳的情感密碼，讓分散各地的成員能迅速無礙地融入同一場情感共振。它像一條深埋地下的古老根脈，縱然地面上枝葉紛披、各自朝向不同陽光，但根部供給滋養的生命汁液，卻始終同源同頻。

更為重要的是，春節作為親情的盛大展演，其終極指向並非沉湎於回溯的溫情，而是為了汲取力量以面對前方未知的瀚海。春節的意味，說到底，是借團聚給每人一次「反悔」的機會：把一年裏沒說出口的愛、沒來得及說出的抱歉、沒流完的淚水、沒機會展示的脆弱，全部擺到一張熱桌上，讓煙火、炮聲與蒸汽替大家說出；或統統倒進酒盅裏，然後對着同一片煙火，與親人與往事乾杯。這短暫的團圓之所以珍貴，恰因其映照着長久的別離。那滿桌佳餚、聲聲叮嚀、盈盈笑語，都會在接下來的歲月裏轉化為他鄉窗前的一縷清輝，困頓時刻縈繞心底的一股暖流。春節像是一個精神的加油站，一次親情的充電樁，大家彼此確認自己仍被愛緊密包裹、確認來路清晰，於是獲得勇氣再度啟程，去創造新的故事。而那些新故事，又將成為下一個春節圍爐時，續入家族

史詩的新篇章。

因此，春節的年輪，並非閉合的圓圈，而是螺旋上升的軌跡。每一次回歸原點的團聚都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是在更深廣的生命經驗之上，對親情內核的再度體認與加冕。大家風塵僕僕地歸來，再義無反顧地離去，帶走的是塞滿行囊的食物，更是被古老儀式重新校準的方位感，被溫情浸潤的勇氣，以及被情感密碼牢牢編織的身份認同。

當爆竹聲歇，車轍再啟，那些燈火通明的窗口漸漸遠去。然而，每一位遊子的心中，都已重新搭載起驗校過的羅盤，其磁針，永遠指向那個用親情與記憶鑄成的「家」的永恆磁場。這，便是春節賦予每個中國人最深沉的詩意與力量，讓大家在浩瀚的時間潮汐與廣闊的人生海面上，無論走出多遠，都始終聽得見來自年輪深處那召喚與祝福的潮聲。這潮聲，既是出發的號角，也是歸航的燈塔。



◀當錢塘江大潮經過杭州市區時，潮水、大橋與兩岸林立的高樓組成了壯觀景象。資料圖片

市井萬象

草海湖畔萬鳥翔集

冬日，地處貴州省畢節市威寧縣的草海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呈現萬鳥翔集的生態美景，黑頸鶴、灰鶴以及斑頭雁等大批候鳥來此越冬。

新華社



人生在線

畢天霞

## 故鄉的年(下)

吃了湯圓，左鄰右舍開始互相拜年，孩子們已迫不及待相約去街上玩了。出了巷子，就有轉彩攤子。一張半人高的小圓桌，圓心架着一根拱形的竹條，一頭用線垂着一根縫被針，針尖耷拉在桌面上，從圓心呈射線狀貼着寬細不一的紅紙線條，紅紙條上按寬細放着香煙、染成桃紅殼的雞蛋、擀着紅綠色的糖項圈、糖手鐲、各式糖果、糕點、小玩意，越寬的紙條上玩意越小，甚或一顆糖、幾片大糕、幾顆小糖豆。早年二分錢一轉，後來逐年漲到一角錢一轉。轉時，扶握竹拱一頭，使勁或輕輕或不輕不重，推送出去，針在桌面上隨竹拱轉圈，竹拱停了，針尖停在哪根線條上，就得哪條線上玩意，停在空白處，什麼也不得，叫空門。有人手氣好，一連轉到大玩意，引得看熱鬧的人把桌子圍得水洩不通，陣陣叫好，也有連着空門的。

後來又有了抽彩，在長方形的玻璃面木盒裏布上軌道，面上對應放着跟轉彩差不多的玩意兒，抽拽盒子一角的手柄，手柄在盒內接口處有彈子，一放鬆，彈子隨着軌道滾動，對着什麼玩意兒停下，就得什麼，中彩率遠不如轉彩。

玩了轉彩便直奔街頭，那不是一般的熱鬧。南頭剛過去一隊玩大烏船的，烏船裏的船娘，簪着紅鈿藍珠，穿着翠裙粉衫，很是好看，只是那張塗脂抹粉的大臉盤醜得讓人忍俊不禁，烏船旁是扮相俊俏、身段苗條的「河蚌精」，仙女般的

上白下綠有着飄帶的紗裙，手持背上的兩扇彩綢鑲邊的鮮艷蚌殼，踏着碎步開合浮沉，跟在後面頭戴斗笠、白鬚齊胸的老漁翁，時而划槳，時而撒網。北頭又來了跳財神的，那財神畫着漆黑的臉，一把長髯蓋了嘴直拖到胸口，見着害怕躲閃的孩子，一個勁地追過去，直追得孩子家人給兩錢才罷。路邊送麒麟的舞着麒麟呼嘯而過，後面蜂擁着一群孩子。忽而又來了一隊踩高蹺的，穿得花花綠綠，甩着花花綠綠長綢子，半人高的高蹺，令人擔心他們會摔倒。

日常擺攤的位置，改成扔圈套寶，對過還有不知從哪兒來的玩雜耍的……鼓鏢聲、喝彩聲、唏噓聲，一片喧鬧。不時有扛着山楂串的在人群裏穿梭。偶爾有調皮的男孩聚集一起，偷偷點燃一隻鞭炮，扔到女孩腳邊，「啪」地一聲，嚇得花枝招展的女孩尖聲驚叫，男孩們一陣壞笑而逃。

人漸漸稀少下來，便是回家吃飯時間了。初一中午，一般是蒸幾個饅頭，大白菜燒肉圓、魚圓，燒得很淡，連湯帶水。一吃完孩子們又奔街上去了。

大年初二，是各家帶出嫁女兒回娘家的日子，那便要備一桌好菜了。街上只有轉彩的還出攤，偶爾也有擺攤租看小人書的，有喜歡的孩子能坐看半天。

到了初六以後，街上便有店鋪陸續開張，親戚故舊開始互相請吃年席酒，又是幾天熱鬧，上學的孩子卻少去街上了，得完成作業預備開學。

過了元宵節，街上的年味漸漸淡了，但新的熱鬧又開始了，人們為了新的一年的生計忙碌起來。

英倫漫話

江 恆

一八七七年六月，倫敦的天空陰雲密布，如同著名藝術評論家約翰·羅斯金的心情，他剛剛在邦德街新開幕的格羅夫納畫廊欣賞了轟動一時的藝術展，展出的作品精美絕倫，至少在當時看來極具前衛風格，他卻惹了一肚子氣。

除了少數幾件作品外，他對大部分展品極為不滿，認為它們矯揉造作、不倫不類。其中最糟糕的就是印象派畫家詹姆斯·惠斯勒的《黑色和金色的夜曲：墜落的煙火》。畫中背景是位於倫敦泰晤士河橋旁的熱門聚會場所克雷莫恩花園，畫家以輕盈飄逸的筆觸描繪了煙火在夜空中閃爍的景象。很讓羅斯金生氣的並非畫作的主題，而是繪畫的表現方式——在黑色和灰色的主基調上，點綴了綠色和黃色的潑灑狀油彩，使整個畫面變得模糊不清，唯一可辨識的就是幾個幽靈般的人形在畫框的底部徘徊。


頗有戲劇性的是，格羅夫納畫廊以致力於展示非主流作品著稱，而羅斯金偏偏以厭惡任何非主流作品聞名。他作為當時英國最具影響力的藝術評論家之一，盛怒之下以一篇尖銳的評論開炮，他先把畫廊經營者批評一通，稱其「不應該讓那些狂妄自負之徒，以如此接近故意欺詐的樣子進入畫廊」，接着又將矛頭指向惠斯勒本人，「我以前聽過很多有關倫敦人的厚顏無恥，但從未想過會聽到一個自以為是的傢伙，僅僅是為了把一罐顏料潑在公眾的臉上，就把畫要價二百基尼（註：舊英制貨幣單位，相當於一萬五千英鎊）。」

羅斯金的話立即遭到惠斯勒的反擊，

一幅畫引發的官司

他以誹謗罪起訴了羅斯金，並額外申請一千英鎊的賠償。這場審判於一八七八年十一月進行了兩天，法庭上發生的攻防轉換如同電影情節，引起輿論廣泛關注。作家保羅·墨菲在《墜落的煙火》一書中描寫了庭審情景：當惠斯勒手中揮舞着手杖，昂首闊步地走入證人席時，法庭內已擠滿了人。羅斯金的辯護律師費力地審視着惠斯勒的畫作，竭力想要理解它，「您用了多少時間創作它？或者說您多快畫完的？」惠斯勒答道，「可能幾天就畫完了。」此話引起陪審團哄堂大笑。辯護律師乘勝追擊地問道，「這就是你要價二百基尼的勞動？」言外之意畫作不值這個價錢。惠斯勒卻不慌不忙地回答道，「不，我索要的是畢生所學！」法庭上掌聲隨之響起。

惠斯勒最終打贏了這場十九世紀著名的誹謗官司，但他沒有得到任何賠償金，法官只象徵性判給他一個法尋（註：舊英制貨幣單位，相當於四分之一便士），更糟的是，他還需支付自己的訴訟費。這也多少反映出法官想盡快了結案件，他已對



◀詹姆斯·惠斯勒畫作《黑色和金色的夜曲：墜落的煙火》。

筆墨迎春

作忙之又忙，不少人雖說內心喜愛傳統文化，卻苦於沒有足夠時間與其邂逅相遇，年輕一代對於西方先鋒藝術不乏熱烈討論，而對於中華民俗、傳統書畫技藝的了解着實有限。在香港策劃「名家藝術周」系列活動的初衷，恰恰是希望邀請知名文化藝術創作者和評論家以他們的視角與感悟，為你我走入傳統文化藝術的世界，打開一扇窗。

活動以線上結合線下的方式展開：活動前，透過社交媒體預熱，吸引讀者關注及報名；藝術周期間，借助小視頻、圖片集等，幫助未能到場的藝術愛好者及時重溫精彩瞬間。活動現場，名家與讀者面對面分享，金句頻出，互動熱烈，講座後更同寫「福」字及揮春。參加者在蘇士澍等名家指導下學寫書法字，並將自己的作品帶回家中張貼及展示，這便與謝有順和鄭

黛西札記

李 夢

歲末初春，我與團隊策劃並推展香港「名家藝術周」系列活動，邀請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蘇士澍、香港美協主席林天行、廣東省作協主席謝有順、文化學者鄭培凱以及香港收藏家許禮平擔任主講嘉賓，與讀者分享他們從事書畫藝術創作的經歷，以及對於人文精神和審美旨趣在當代傳揚及發展的思考。幾位來自內地及香港的藝文名家與現場讀者圍坐暢談，同寫揮春，好不熱鬧。

香港擁有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長洲太平清醮、大坑舞火龍等非遗項目代代相傳，近年中國書畫藝術亦頗受遊客及市民關注，社交媒體平台時常見到人們在荷李活道或黃竹坑畫廊打卡的貼文。然而，工

培凱兩位教授在講座中頻繁提及的「藝術的日常性」互為呼應：王羲之的名作《蘭亭集序》，其實是朋友雅集唱和的記述；蘇東坡在儋州等地創作的詩詞名篇，是他在貶謫失意時仍不忘體味日常之美的寫照。中國古代的書畫藝術從來不是高高在上的，恰恰是落在三餐與四季之中，親切而尋常。

我們希望由此「名家藝術周」為起點，持續為內地及香港藝文名家的交流與互動搭建平台。通過定期舉辦的書畫工作坊、非遺體驗課以及名家大師班等，幫助市民公眾特別是較少接觸傳統文化藝術的年輕人，親近並愛上傳統藝術。墨香紙香浸潤在你我的日常生活中，讓我們在繁重的學業和工作之餘，能從筆紙的韻律和意味之間，找到一些閒適，一些獨屬於己的歡愉。